

翠袖乾坤

查小欣

薛凱琪雖是接受國際學校教育的「鬼佬仔」，可是思想卻非常傳統保守，新歌《除下吊帶前》就是勸...

薛凱琪值得推廣的價值觀

「如果連第一關也過不了的，我根本不會跟他拍拖，我不會因為怕錯過一個男生，而胡亂去愛，這樣做很對不起自己。」薛凱琪說。

巴黎的邂逅

琴台聚

彥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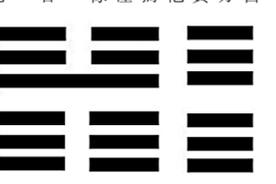
艾青最初的志向是當畫家的，他曾拜過名師，下過苦功。一九二八年夏，艾青考進了杭州國立藝術院。

看圖識卦

天宮知玄

楊天命

助手想學占卦，最好的方法當然是從實戰中學習。他占出的卦結果頗為有趣，就單看圖像《易經》，單看圖像...



「講到這裡，助手連忙搶白他確是習慣將火牛放在地上的拖把旁邊，但後來不知為何它不翼而飛了。我繼續教他看代表事情發展結果的「之卦」，亦即右手邊的「坤卦」，卦中唯一代表實物的陽爻不見了，直接解釋，亦即物不知所終，所以單看圖像答案也顯而易見：助手是找不到這個火牛了。」

再看完象詳細地拆解，我得知火牛是被助手的姐姐拿走了，助手雖然醒覺他姐姐確實於上月曾從英國回家到他家暫住，日子正好吻合火牛不翼而飛的時間。說到這裡他似乎已經忘記了這次占卦是為了學易，而非真的要尋回失物！

不過怎樣也好，助手的這堂卜卦課正好證明了一事：易學不但精準得匪夷所思，而且只要有心研究，它更是可繁可簡，雅俗共賞！

捷運台北



台北捷運站，乘客自動沿着白線排隊。在台北捷運(地鐵)站台上，地上畫着幾條白線，沒多少人，都自覺沿着白線站。

走走停停，路經一座棕紅色建築物，樓頂橫寫着「西門紅樓」，原來是座露天劇場，可惜可能時間不對，沒見到甚麼表演，只有幾個小孩在那裡不知疲倦地奔跑。走出西門町範圍，往右拐，但見人山人海，擠在那裡觀看甚麼，湊近去，燈籠高掛，鑼鼓銅鈸齊鳴，原來是天后宮舉行「三寶鹽壇裝會」。擠進去一望，台上穿古裝的人物在唧唧呀呀地演戲。出來時，每人獲派發壽包一個，有的人就當場吃下，以示虔誠。還是去喝一杯吧，但記憶迷路，找不到北了，過馬路，

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在廣場找張凳子坐下，喝芒果汁，四周空蕩蕩的，幾乎沒有甚麼人，也難怪，天還沒有暗下，才開始營業呢！我望着漸漸發黃的天色中，那「牡丹」的招牌清晰，暗想，這裡是越夜越熱鬧啊！

還是搭捷運去「101」吧，它就在市政府後面，抬頭一望，高高在上，地標明顯。走過去，遇到一群遊客，聽口音，是江蘇團。我怕被淹沒在人流中，急忙閃開，不跟他們上觀光塔看市容，而是下到地層美食中心午餐，越南河粉不酸不辣，不像我們在香港慣吃的那種。還是吃綠茶雪糕吧，但顧客多，要排大隊。回去經「台北探索館」看台北，有電影正要輪番放映，沒甚麼觀眾，接待員不停游說，才十五分鐘，看啦看啦！我本來動心，但一張望，只見電影院的椅子是沒有靠背的單腳椅，算了算了，不如歸去！

在前往車站的路上，我好心想減輕負擔，便把礦泉水一口喝完，再把僅剩的奇異果也解決掉，正自得意，忽聽得一聲暴喝：你怎麼不留一點給我？這時，捷運轟隆隆地開進來了！

着的車廂，掛着用框子框着的台灣詩人向陽手寫的短詩《依偎》，車子轟隆隆朝前開，窗外景色不斷掠過，看滿車廂的乘客，那情景確實應景呢！也是搭捷運到西門站，上去便是幾次到台北都去過的西門町。到這裡，不免懷舊一番，先去看看多年前住過的「東龍大飯店」，它依然屹立對面，走過去一望，一切似乎依舊，只是櫃面溫婉的小姐不知是否是舊人？那時我們在夜間下來宵夜，為的是吃一碟碟仔煎，喝一盤刨冰。但那家裝着藍色光管階梯的冷飲店沒有了，反觀都市步伐不可阻擋；而老牌子的「老天祿」依然，門外排着大隊，男男女女，大多數是講粵語的香港人，他們排的自然不是鴨舌，還有鳳梨酥、綠豆糕，以及台南名產太陽餅。我自然也不例外。

西門町的黃昏，比起白天，堪稱醒過來了，潮流青少年形成洶湧的人流，來往不斷，在每個路口，有少男少女高舉牌子，引導食客流向自家的飲食店。走過那裡，「星巴克」依然，連裝修似都沒有改變。我抬頭望見二樓的窗口，那年到台北，我和簡媜便在那裡早餐。但這次匆忙，也不想太打擾，竟悄悄而來悄悄而去，就像一陣風似的，來去無影。

隨國

隨國

新識的朋友說，他發現香港的學生，有的會使用月旦兩個字，也知道是甚麼意思，不會用錯，但問起使用這兩個字來月旦別人的學生，為甚麼叫月旦時，學生都答不出來。

墟市流光

湯禎光

香港人之所以這麼喜歡逛花市，就是因為墟市貨物便宜宜宜，琳瑯滿目，可惜我們如今只剩一年一次。上月去過青山公路某大墟地，觸目難堪，大部分都只賣爛衫爛碗，全像破舊的二手貨(可能的確是二手料)，但可以清潔一點。近年也有去內地及台灣的小墟，深圳有些小規模的墟市，貨品款式不俗，但很快因為週遭發展擴建，於是又暫時消失了。要捲土重來看來又要花點時間。台北也曾去過一些旅遊書介紹的小墟，但起報都來得零零。其中春村的藝墟最出色，不但有音樂人表演，配上有機食品出售，名曰Spring Market。

自動受傷

杜亦道

「自動受傷」一語據說是黑社會常用的恐嚇之語，阿杜曾有切身經驗，此事前因後果頗為有趣，事隔十年，今日道來，聊博一笑可也。事發於十二年前突變成龍婚外情女星吳綺莉生下小龍女之新聞轟傳一時，成龍隨地跑到美國拍片，新聞哄傳全世界傳媒都狂找成龍。有一天他突致電本報，說拍外景時新加坡會經港半日，可以在機場酒店招待記者交代此事。訊發出，中外傳媒轟動，嘩啦啦蜂擁殺來六百多人，兩岸三地及外國傳媒三百多，外加各地電視傳媒擺出訪攝錄音機架有二百多部，阿杜和當年成家班兄弟維持秩序，安排頭排攝影記，中排寫記，第三

排為各電視攝影隊，並在成龍亮相前宣佈叫大家到時安於座位提問，切莫擠迫向前，一擠迫眾多攝影錄音高架被擠倒，下會壓傷前排記者，請大家好好守秩序，否則有人因此受傷。那就是「自動受傷」於人無怨也。阿杜說完，當年成家班大哥勁得之人盧惠光也上台說一番同樣話，說：「如果大家混亂可能會自動受傷」。誰料阿杜與盧惠光這兩句「可能自動受傷」第二天成了多份大報之標題：「成龍手下向全世界傳媒恐嚇，如果不聽話就會受傷」。阿杜一介文人竟也成了黑社會恐嚇之帶頭人了，挾着這句「自動受傷」上了頭條，引致本人啼笑皆非了十一載——原因是今年「小龍女」已剛好十一歲了。

下了機場巴士，轉搭「捷運」，相當於香港的地鐵吧，只一站，沿着階梯浮到地面，不幾步便是酒店，確實方便。只可惜不像香港，手扶電梯到處可見，這裡要靠腳力登上去，即使上去偶有電梯，但下來幾乎欠奉。這讓我疑惑：隻身上路倒也罷了，假如提着大件行李呢？但台北人對捷運頗為讚賞，好在有捷運！他們說，因為捷運在相當程度上解決了台北交通阻塞的難題。可是1988年2月24日開始動工的時候，引起很大的爭議。興建期間，傳出許多負面消息，文山線(時稱木柵線)是最飽受爭議的路線。除了土建工程出現瑕疵外，試車時更是問題不斷，特別是1993年試車時發生兩次燒車事件；因而傳出拆台北捷運的聲浪。1996年3月28日，不斷延後通車日期的木柵線終於開通，成為台北捷運首條通車路線，也是台灣第一條捷運路線。後來台北捷運公司為紀念此事，便把3月28日定為台北捷運周年紀念日。整個捷運系統依路線建造形式，可分為高架、地下、平面三種路段。現在的捷運營運良好，車廂內比較安靜，有廣播提醒打手機盡量降低音量，我發現很少人打手機，只見有的在發短訊，有的在低頭看書。哪像香港，即使人擠得像沙丁魚，也不能不玩手机，讓人疑惑，真的非如此秒必爭麼？但聽那灌進耳膜的聲浪，有許多內容都是胡聊而已。

我憶起那天傍晚，提著行李，出了捷運站，竟要爬幾段梯級，好在輕便。爬到地面，剛喘一口氣，但覺夜風輕輕吹，路面上車頭燈流過來又流過去，街頭霓虹燈招牌閃爍不已，七彩繽紛，一個身影從底下竄出，乍然讓我驚喜。

那與捷運站同層的東西地下行人道有許多小食店，「八方雲集」的韓式辣味餃子、田園餃子等都是手工包的，五塊台幣一個，最少得買五個。食客擠滿小店，一看招牌，是連鎖店呢！那中年老闆笑嘻嘻的，給人以很好的印象。等他閑下來，讚他的餃子做得好，他說，謝謝！

在台北，不論年輕年老，男的還是女的，一般都很有禮貌，問路從沒有碰過釘子，他們不但熱心解答，有的甚至放下手頭工作，帶我們到路口，指明具體方位，才放心回身而去。這讓我想起在日本的美好印象了。服務態度也讓人欣賞，那天中午搭地鐵在忠孝新站出來，「光華數位新天地」全是售賣電腦的舖子，依指示轉到轉角處，終於找到相機店，老闆看了看，又取出他的新電池試，結果發現只不過倒放了。他一分錢也不收，笑咪咪的，叫我們好生慚愧。

跟香港地鐵站只見到處是商業廣告不同，捷運中山站、中正紀念堂站、忠孝復興站與台北車站都設有「藝文廊」，讓乘客穿過時，可以觀看兩旁的繪畫、攝影以及詩歌等作品。我便在忠孝復興站觀看許多畫作，特別是巴黎題材的畫面，勾起我的回憶紛紛至沓來，我差點迷失在這台北的地下走廊。而在南港站，站內出入口穿堂層、出入口樓梯側、穿堂層公共區通道及月台側牆等處，更以藝術瑣瑣板，呈現六幅出自藝術家《地下鐵》的大型彩色壁畫，凸顯車站特色。

其實也不止地鐵站，在我們居住的酒店左近，有座「阿波羅大廈」，便有好幾處畫廊。那天傍晚我們去得遲，只來得及觀看兩處。欣賞了趙無極和席德進的作品，還有陳陽煦的水墨畫。問准之後，我們拍了照，但等到要拍席德進作品時，畫廊主人出聲了，因為人已逝，怕有人偽冒。我們在開幕式簽名名單上，看到名氣比陳陽煦大的哥哥陳陽春，他以前水彩出名。而趙無極是大家，他的畫令人震撼，我在2004年春，曾在巴黎冒著寒氣參觀他的畫展，記憶猶深。記得那天搭捷運去淡水，我們站

這每月換人來批評，除了簡稱為月旦之外，也有簡稱為月評的。不過，現代傳媒興盛，在報上日日都有批評的文章可以見到。難怪月評和月旦，後人已經很少知道月旦的出處了，對不對？

了裝載戰利品。看來我一定去一去。